

林贵福的故事

L · G · F · D · G · S

林贵福生下来后，祖父按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的首字取名，谁知这名被后人叫成了“灵鬼狐”——灵性聪明，鬼点子多，象狐狸一样狡猾，竟成了他一生品行的写照。 LINGUIFU DE GUSHI

编著 张昌畴 朱益发
熊建成 雷平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林贵福的故事

L · G · F · D · G · S

林贵福生下来后，祖父按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的首字取名，谁知这名被后人叫成了“灵鬼狐”——灵性聪明，鬼点子多，象狐狸一样狡猾，竟成了他一生品行的写照。 LINGUIFU DE GUSHI

编著 张昌畴 朱益发
熊建成 雷平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贵福的故事/张昌畴等编著. —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09. 4

(农村机智人物故事系列)

ISBN 978-7-5624-4845-7

I. 林… II. 张… III. 民间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4686 号

农村机智人物故事系列

林贵福的故事

编著 张昌畴 朱益发

熊建成 雷 平

责任编辑:贾 曼 版式设计:贾 曼

责任校对:邹 忌 责任印制:赵 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张鸽盛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(A区)内

邮编:400030

电话:(023)65102378 65105781

传真:(023)65103686 65105565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fxk@cqup.com.cn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新视野快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889×1194 1/32 印张:6.125 字数:123千

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8 000

ISBN 978-7-5624-4845-7 定价:1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前言

清嘉庆年间,现重庆东部当年被称为“举子之乡”的开县,出现了两个名人:李宗羲、林贵福。他俩既是同乡,又是同窗好友,还传说是生于同年同月同日。两个人都极有才气,但性情志向却大不相同。李宗羲仕途通达,官拜太平知县、知府补用、山西巡抚,及至两江总督。病逝后,还被清廷诰授光禄大夫振威将军、兵部尚书等职,并赐予御祭,厚葬于家乡开县迎仙山麓。而林贵福,由于生性放荡不羁,仕途无门,一生落魄潦倒。然在世的几十年中,却又以其敏捷的才智,在那一乡一镇一县之内,闹出了许多笑话,做了许多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的事来。故世称“怪才林贵福”。林贵福终因贫病而死,年仅四十余岁。

然而,沧海桑田,世事更迭,曾经声名显赫的李宗羲,早已为人们所淡忘。但林贵福的故事,却久传不衰,成为四川、重庆、湖北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。新中国成立以后,林贵福的故事也曾零星地见诸报端,但大量地仍停留于民间口头传说。本书搜集整理各类故事 82 个,按林贵福从小到大的脉络,分为上、中、下三编,并加以编前导言,便于读者清楚地了解林贵福之所以成为怪才的社会根源。

作 者

2009.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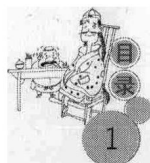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上 编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|
| 3 | 1. 穿鼻眼 |
| 4 | 2. 发蒙 |
| 6 | 3. 打“满堂红” |
| 8 | 4. 拆字 |
| 10 | 5. 教先生 |
| 12 | 6. 扫牛屎 |
| 13 | 7. “伤兵谣” |
| 15 | 8. 忆苦饭 |
| 17 | 9. 扯谎 |
| 20 | 10. 写包 |
| 22 | 11. 菩萨抢肉 |
| 24 | 12. 挑肥弃瘦 |
| 26 | 13. “林贵福作” |
| 27 | 14. “贵福你好” |
| 29 | 15. 属对 |
| 31 | 16. 写家神 |
| 32 | 17. 明天吃饭不给钱 |
| 34 | 18. 把晦气磨出去 |
| 35 | 19. 输脑壳 |
| 37 | 20. 在此小便 |
| 38 | 21. 遇到了好先生 |
| 41 | 22. 借火抽烟 |
| 43 | 23. 龙大爷吃汤包 |

中 编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49 | 24. 三级跳 |
| 51 | 25. 总算赶上了 |
| 53 | 26. 解毒 |
| 56 | 27. 蛋贩子 |
| 58 | 28. 改碾礅 |
| 61 | 29. 夜壶装笑 |
| 63 | 30. 比鬼还凶 |
| 66 | 31. 神医 |
| 69 | 32. 表叔出丑 |
| 72 | 33. 他是疯子 |
| 75 | 34. 治忧 |
| 77 | 35. 治富 |
| 80 | 36. 雅俗共赏 |
| 82 | 37. 两副对联 |
| 83 | 38. 棺材老板和医生 |
| 86 | 39. 捞裤子 |
| 89 | 40. 谎架子 |
| 92 | 41. 做官司 |
| 93 | 42. 半人高的夜壶 |
| 94 | 43. 知县太太的小脚 |
| 96 | 44. 骂胡子 |
| 99 | 45. 住客棧 |
| 102 | 46. 教傻女婿 |
| 104 | 47. 断句 |
| 107 | 48. 忌“麻”字的宝塔诗 |



下 编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|
| 111 | 49. 求婚 | 148 | 67. 契约 |
| 113 | 50. 娶妻 | 151 | 68. 互相吹捧 |
| 115 | 51. 催产 | 153 | 69. “伙计莫走!” |
| 117 | 52. 不加糖 | 156 | 70. 七算八算 |
| 119 | 53. 报喜 | 158 | 71. 蛇生雾 |
| 122 | 54. 救板凳 | 160 | 72. 赖账 |
| 124 | 55. 地保 | 162 | 73. 捉斑鸠待客 |
| 126 | 56. 岳父的恶气 | 164 | 74. 两面理 |
| 127 | 57. 正驼子 | 166 | 75. “一字”笑 |
| 129 | 58. 少而精 | 168 | 76. 才气还在 |
| 131 | 59. 石头计 | 171 | 77. 摘戴官帽 |
| 134 | 60. 快走第二家 | 173 | 78. 送考 |
| 136 | 61. 癞子 | 176 | 79. 整端公 |
| 138 | 62. 称缸 | 178 | 80. 女子对和尚 |
| 140 | 63. 亲嘴 | 179 | 81. 偷裤子 |
| 142 | 64. 裁缝偷布 | 182 | 82. 根除后患 |
| 145 | 65. 换对联 | 184 | 后记 |
| 146 | 66. 抬粪 | |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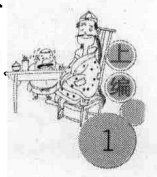
上 编

清嘉庆二十三年(1818),林贵福诞生在开县临江镇。

明末清初,“湖广填四川”那会儿,林家祖先从湖南湘阳移民开县,定居临江镇(后名林家坝),渐成大户人家。嘉庆元年(1796年)闹白莲教,林氏一家只得逃上九龙山避难。直到嘉庆七年,白莲教被清军剿灭,林家才又从九龙山搬回来。所幸的是,白莲教有个名叫林亮功(云阳人)的首领,看在本家份上,才没有把他们的住房烧掉,但经过7年的战争创伤,林家已风光不再。

林贵福祖辈四弟兄,其祖父林尚忠,排行第三,人称“三老爷”,为人朴实、厚道,但不善经营家务,所以家业总赶不上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。他一心望子成龙,希望有个读书人来撑持门面。传到林贵福父亲手里的时候,人丁不旺。父亲虽然读了不少圣贤书,但连个秀才也未考上,还自甘堕落,染上了吸鸦片的嗜好。于是一家三代,只指望孙儿“贵”字辈这一代来重振家声了。

林贵福生下来后,祖父按“福、禄、寿、喜”的首字取名,谁知这名字被后人叫成了“灵鬼狐”——灵性聪明,鬼点子多,像狐狸一样狡猾,竟成了他一生品行的写照。



1. 穿鼻眼

林贵福出生后,母亲就再也没生育了,父亲不高兴,说她“鸡公屙屎——头节硬”。善良的母亲常常抱着“福儿”,躲在一边流眼泪。

时间过得真快,不知不觉“福儿”就过5岁的生日了,但就知道一门心思玩。爬树、采花、捉青蛙、掏鸟蛋,光着屁股到门前映阳河里玩水、摸鱼、掰螃蟹,还干过捅马蜂窝、挖孔寻蛇打的事情,没少挨过父亲的打骂,但他都满不在乎。成了临江镇上贪玩孩子的“孩子王”。

林贵福满7岁那年,街上的伙计对他说:“林少爷,听说你爸爸要给你‘穿鼻眼’了。”

像牛一样,在鼻子上穿绳吗?这可把林贵福吓坏了!便回家跟妈哭闹:“我不要穿鼻眼!”

正好爸爸进屋听见了,便给林贵福一记耳光,说:“养儿不读书,不如喂条猪!你怎么不读书呢?”

林贵福这才明白,“穿鼻眼”就是发蒙读书。但从此,林贵福对上学读书就没什么好感了。



2. 发 蒙

正月十五一过,林贵福就要上私塾发蒙读书了。

那时的私塾有三种:一是“坐馆”,就是有钱人家请先生到家来教育子弟;二是“家塾”,由先生(就是老师)在自家办学,招收学生;三是“村塾”,由一村一族联合办学,村中或族中子弟都可以去读书。

林贵福上的学是第二种,“家塾”。

开学这天早晨,林贵福穿戴一新,由父亲送到离家一里多路远的洪先生的家塾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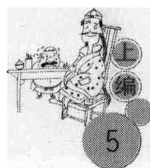
首先是拜师。洪先生的堂屋正中早已供上“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”,摆好了香案和祭品。大概已有七八个孩子在那儿等候着行礼。他们先各自对孔子神位行“三叩首”礼,然后逐一跪拜先生。家长还将“干笋子”(用于教训孩子的竹片)送给先生,并再三拜托先生:“不打不成才,孩子不听话,不发奋读书,就用‘干笋子’拌肉,给我使劲地打。”

拜完先生,就安排座位,一个方桌坐四人。随即由先生给学童们讲规矩,什么“站如松,坐如钟”啥的……又讲如何读书,什么“诵读诗文、朗朗上口、字字响亮;勿高、勿低、勿急、勿速,不可兴致而如骂詈、如蛙鸣,兴衰而如蛩吟、如蝇鸣

.....”

洪先生越讲越来劲，直讲到站着的大人不耐烦了，小伙伴在打瞌睡了，这才收住话题，给学生发课本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宣布第二天正式开课。

第二天早晨，福儿和新认识的小伙伴，背着书包上学读书了。他们每天的功课，大概都是点书、背书、识字和写字。林贵福虽然贪玩，但像《三字经》上的那些顺口溜，却是早就从母亲那儿学过，背书这道关，他很轻松地就过来了。



3. 打“满堂红”

林贵福感兴趣,觉得很好玩的,是识字和写字。

每个学生都有一个“识字本”,由先生把当天所读文句中的生字写在“识字本”上,每天放学前去认。认字时有“跳认”、“蒙认”、“随指认”等方法,要能“搬得家”,直至认会为止。第二天放学时要把第一天的字复认一遍后再认生字,做到“温故知新”。这样日积月累,读一年私塾下来,便可认1 000多个生字。可是也有认字搬不得家的,即在“识字本”认得,换一个地方就认不得了。这样的学生少不了“守学堂”、“面壁”、“罚站”、“打手心”。与林贵福同桌的洪小毛,就经常被打得喊爹叫娘,哭声震天。

至于写字,先是写“上大人、孔乙己、化三千、七十士”这些笔画简单清楚的独体字,再写有偏旁、部首的合体字;先写大字,后写小字;先“扶手润字”、“描红”、“仿影”,再“跳格”、“临帖”。由简到繁,从易到难。

书读得多了,字认得多了,写得多了,背上的包袱也越来越重了。什么“背温书”、“背总书”、“认总字”,使林贵福这些小孩子,根本没有时间去玩。邻桌有个姓雷的同学,常为不会背书吃“干笋子”。

一天,雷同学又因不会背书遭体罚,林贵福眼珠一转,对雷同学说,我教你,保证能背。

第二天,先生对雷同学说:“人家的《三字经》读完了,你背得来几句《三字经》?”

雷同学理直气壮地说:“我怎么不能背?”随即大声地背起来:“人之初,狗咬猪;咬不到,气粗粗;性本善,捅黄鳝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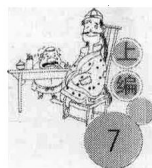
先生气极了,拿着竹片使劲地打他一顿。使坏的林贵福就更惨了,打完后还罚他头上顶一碗水,跪在孔夫子神位前“思过”。

谁知第二天早晨,先生推开虚掩着的教室门,突然“哗啦啦”一响,一撮箕垃圾直倒在头上,弄得满身都是脏东西。

先生气极了,叫全体站起来,问:“这是谁干的?”

大家都不吱声。先生说:“那我就打满堂红了!”

先生叫大家把手伸起,手心向上,每人依次打10个手心,边打边察言观色,直打得大家哭爹叫娘。在轮到林贵福时,先生就知道此事与他有关,便狠劲打。这一打,就让林贵福更喜欢动歪脑筋、出歪点子整先生了,以至临江镇从此不得安宁。



4. 拆 字

林贵福 10 岁那年,已经是少年早熟,无所不知了。

那年,洪先生要参加县里举行的“秀才”考试,林贵福和同学们只好一起转到一位姓王的先生的家塾读书。

这王先生是一个十分古板的老头子,一天到黑看不到他一点笑容,管教学生仍然是“黄荆条子出好人”那一套。但他又确实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先生。就拿教学生识字来说,好用个“拆字法”,比如日月为“明”,上不上、下不下为“卡”,人靠在树边就是“休”,上小下大是“尖”,等等,叫学生茅塞顿开,学起来很有兴趣。他的缺点是除了体罚学生外,还利用自己有一套学问,挖苦学生,动不动就说自己“对牛弹琴”、说学生“冥顽不化”!

王先生随处运用他的拆字法。他在人家店铺里除了酒钱,找他要账时,他指责人家说:“就知道‘西女王见金戈戈’!”(要现钱)

一天,王先生抽林贵福拆字。林贵福问:“拆个什么字?”先生说:“拆个王字吧!”

林贵福想,这“王”字就那么三四笔,怎么拆法?林贵福想了想,高兴地说:“王先生,我知道了!你原本不是姓‘王’,

是姓‘金’啊,已经拆得不能再拆了!”

先生很诧异:“胡说! 怎么姓‘金’?”

林贵福说:“是这样,你们祖先姓金,只因这个姓金的人品行不端,欺辱民女,皇帝便将他下面的两个小宝贝割掉,改姓为‘全’。可是在姓‘全’以后,你们祖先仍然无恶不作,皇帝一气之下,剥掉他的人皮,所以便姓‘王’了。”

同学们听了,哄堂大笑。

王先生可气惨了,连声叫道:“朽木不可雕也,竖子不可教也乎!”



5. 教先生



二毛想了想，拿起笔，蘸饱了墨，便一笔一笔地画起来。写了大半天，手写酸了，偌大几张纸也写完了，万百千的“万”字还没写好。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嘛，不能少写几笔吗？”

临江镇上有个绰号叫做二毛的人，一把年纪了，却扁担大的“一”字也认不得几个，觉得很不方便，便决定进私塾识字。上学的第一天，先生教了个“一”字，他很快就学会了；第二天，先生教了个“二”字，无非在“一”字上添一横，他学得更快。第三天学“三”字，先生还没教，他就写出来了。给先生看，先生说写对了，还夸他无师自通。二毛这下高兴了，心想，原来写字就这么回事，当先生也就这么回事！于是学也不上了，自己办个私塾，教“一二三……”

这事让林贵福知道了。

一天，林贵福来到二毛的私塾，对二毛说：“听说你这里学费便宜，我想在你这儿报名求学。”

二毛郑重其事地拿出个簿子，问林贵福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林贵福说：“先生，我姓万，叫万百千。”

二毛想了想，拿起笔，蘸饱了墨，便一笔一笔地画起来。写了大半天，手写酸了，偌大几张纸也写完了，万百千的“万”字还没写好。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唉，你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嘛，不能少写几笔吗？”

林贵福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，如果你只写九千画，将来别人不就要叫我九千百千了吗？”他想了想，又说：“先生，这样吧，干脆将你妈那个大木梳拿来，在齿上蘸饱墨，一下一下地印，兴许还快得多。”

“哎，我算个啥子先生罗？还不如学生灵性啊！”二毛叹罢，私塾也不办了，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学生，跟林贵福成了同窗好友。

